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五

詳校官中書_臣孫衡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_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_臣朱紱

欽定四庫全書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五

明

程敏政 撰

行實

吏治

宋故朝請大主管成都府玉局觀賜紫金魚

袋朱公權行狀

程 珌

朱公諱權字聖與年若干本貫徽州休寧縣千秋鄉千秋里朱氏出顓帝周封于邾其後子孫去邑氏朱世居沛國相縣唐末有避地新安者居歙之黃墩十六世祖

春始家首村父朝議慷慨有大志尊禮名儒篤意義方
公生而岐嶷童丱若成人六歲入小學一日偶失所業
課冊先生頗有愠色曰毋多慮某能盡默記乃追寫之
他日得故帙一字不舛八歲能屬文讀書率夜以繼日
寒暑不少替鄉之南有山曰顏公其高三十里有精
廬館其上手編諸家易說凡百餘萬言作為文辭自成
機軸淳熙庚子秋試遂魁鄉薦十四年登進士第授迪
功郎調隆興府分寧縣主簿未赴任丁朝議艱服闋調

福州連江縣主簿須次間工部侍郎朱公晞顏帥廣西
改辟象州連山縣尉兼主簿留攝幹官盡忠毗畫多所
裨贊慶元五年以舉主闕陞從事郎調紹興府會稽縣
丞邑當東浙會府之下三司委送紛沓判決晝夜不倦
前後連率如辛公棄疾李公大性李公浹皆敬賞之開
禧元年調泰州如皋縣買納鹽場考舉及格嘉定七年
改宣教郎知饒州餘干縣邑當孔道敗闕不可為之數
其至也適當災歉之時極力撫字雖上司督賦急於星

火而以身當之不忍一毫擾民百姓感之相與繪像立祠十一年轉奉議郎賜緋魚袋十二年秩滿赴部朝廷以作邑有聲差監行在左藏東庫時淮北連兵歲幣積於左帑幾二百萬匹浸有損腐公條具上之廟堂變通闔闢因時制宜朝廷從之民以為便金元相攻山東歸附方講備邊之策遂陳七事一曰用人望夫一世人材自有公望如漢用趙充國討羌羌人已知其善為兵唐用郭子儀屯涇陽回鶻見之下馬羅拜我仁祖用范文

正公帥陝西西賊破膽大抵人望所屬遐邇具孚雖不
勞設施人自竦畏以其信服有素也方今荆襄制帥衆
望所歸則蒙古不敢犯其境間常窺伺旋即敗退蜀道
前此繹騷非一及朝廷揚制命起已試之舊人付以宣
司之柄則轉亂為治易於反掌是皆朝廷之上處置得
宜則四方萬里莫敢不服者也今兩淮重地防秋及時
倘圖任威望素隆不減蜀荆宣制之材者授以制使之
權委以藩籬之重則九重之顧憂可寬矣其二曰計戰

守自貞祐遷邊與我接壤談者每以戰乃危事而諱道以守為全計而同辭是固愛國保民之善意然自古對敵守境未有不能戰而能守者孫氏保有江東以周瑜能戰而敗曹操於赤壁也劉氏全有巴蜀以諸葛亮出師而魏人畏之如虎也前者金師入蜀嘗入興元至大安矣以我師挫其銳而後止又嘗寇淮犯濠梁逼安豐矣以忠義兵擒其首而後退則是能戰而後守之明驗也宜明飭宣制司沿邊諸將整軍經武繕甲治兵如漢

將之行師必為戰備如唐將之練卒常若寇至平時則防
關隘謹烽燧明斥候固不輕舉以徼戰功如或潛師掠
境必更相犄角設伏掩擊出奇制勝使不能得志而返
則可使懲創畏縮不敢輕於窺邊而後可以言守也已
其三曰講備邊之至計前者淮上被兵守臣率多閉壁
不出以致卷甲疾趨如入無人之境驅殺人民殘破鄉
邑劫掠積聚焚蕩廬舍為守將者如秦人視越人肥瘠
未嘗過而問焉迨夫室如懸磬野無青草徐徐引去亦

不聞出兵追躡問之則諉以獨力不支是以若此嗚呼
是可不深懲前失而亟為後計乎當蘇秦之為從也約
六國連衡之衆以抗强大虎狼之秦秦兵不敢出函谷
關者十五年夫六國至難合也蘇秦掉三寸舌猶能合
之為一家而獲效若此今以我國家自有之天下而行
吾所得為之事宜無不可者矧勢鉤力敵不足以望强
秦之萬一乎宜行下兩淮帥司疾速契勘諸將屯戍之
兵覈其事力方畧有如他日淮東或有警則使某處兵

制其左某處兵禦其右某處兵當其前某處兵掩其後
既以遏其剽掠且伺其可乘之時而擊之其於淮西亦
准此規專命制帥司主其事設有緩急立以羽檄調發
所合應援之處遣兵會合如逗留不進者國有大刑必
罰無貸規畫一定則長淮之勢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
以逸待勞勝之必矣其四曰興屯田之大利蓋千里饋
糧士有饑色輸邊一石費三千鍾我國家中興高宗嘗
因營田官候對曰營田就緒庶可少寬民力朕頃在會

稽嘗書趙充國傳以賜諸將孝宗乾道中制曰欲營軍食之儲必講屯田之制尺籍所隸日有增加邦賦所入歲有定額既不可剥下以取給固不若興田以雜畊此聖明留意屯田之家法也今戍邊之兵連年不解轉餉不已民疲可知況兩淮荆襄素多曠土宜明飭制帥司及州郡並開屯田張官置局專庀其事相地勢闢草萊具牛犁辦糧種各修實政毋得具文春則具墾闢頃畝耕作人徒秋則具稼穡登成收穫斗斛詳悉申上朝廷

考其績用之成否歲入之豐耗而行殿最賞罰之法庶乎屯田之利可見而軍食自此裕矣其五曰收民兵之用人皆謂自民兵之分而民不可使為兵殊不知此可言於安寧無事之時不可言之有警多事之日如漢鼂錯所論唐李抱真所行今不必縷數我真宗時陝西歲取邊力人為弓箭手而無所給曹瑋以塞上廢地募人為之皆為精兵仁宗時元昊叛范文正公知延州點集鄉兵令刺其手此我朝用民兵故事也蓋沿邊之民風

聲氣習剛悍果敢馳馬荷戈乃所素習彼其久居土著
家室墳墓牛羊耒耜皆為子孫之計捍衛鄉里之心人
皆有之特患莫為之倡率糾合耳官司倘有以一其心
力作其志氣互保鄉井誰不樂從宜明飭制帥司於荆
襄兩淮州郡皆團結民兵用三丁擇一之法聯為隊伍
擇其首長授之器械教之戰法仍行招誘激勸之道使
樂為吾用則其人皆良農也皆精兵也不廩於官而數
十萬之衆可具何憚而不為哉其六曰堅忠義之心夫

中原遺黎皆吾赤子彼見中興可卜襁負來歸國家撫之以恩結之以信莫不感激思奮願為前驅或者乃以來歸者衆糧餉難辦為慮殊不知古人惟患人之不吾歸未聞以歸我之多為病秦民歸心於漢祖所以創大業漢民歸心於光武所以濟中興故曰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今來歸者皆山東人迫於貪殘之改為避災之計吾惟有以為之主宰治其政令寬其刑役反其田里安其生業何患衣食之不給哉今忠義之將功效既著宜以所得城邑悉使領

之彼得憑國家之威靈非特建功於一時且將宣力於後
日垂勲名保富貴固所樂為其忠於國家永無窮矣其七
曰定乘機之策嘗觀戰國時魏使龐涓伐韓齊遣田忌將
兵救之孫臏教田忌引兵疾走大梁龐涓聞之去韓而歸
齊遂大破魏兵而龐涓自剄古之大梁則今之汴也古之
齊則今之山東也使兵爭自此而息則已如其弗戢第使
山東忠義之衆疾走大梁衝其方虛攻其必救鄰國烏得
不速返以救中都返則如龐涓之敗明矣此安邊制勝之

奇策也十三年正月差充省試中門官四月差充御試對
讀仍無初考官十四年三月轉承奉郎監行在都進奏院
八月轉朝奉郎十五年正月差通判常州未赴差知惠州
五月轉朝散郎初抵郡飛蝗甚熾乃默禱諸神且深加刻
責乞以身代百姓受害是夕大雨水漲明日忽有鷹隼鳥
雀以千萬計相與喧噪驅蝗赴江而斃其為政崇正學獎
善類先教後刑勸農寬賦凡利民之事知無不為一考之
後郡計稍寬即捐已俸以助公帑自城壁倉庫解舍橋

梁祠廟皆一新之百度修舉是時東廣諸州寇賊嘯聚劫掠鄉井或數百為羣或數處俱發克焰所至村落為墟其渠魁曰曾官蘇況等皆驍勇一可當百朝廷屢放省札下本路重賞收補公察僚屬中可委任者密授方畧且多予金帛使遣間諜務知其蹤跡設伏掩捕果生擒渠魁數十赴帥司梟首傳示餘黨悉平一路以安廣帥應公純之上其功得旨褒美轉朝請郎誥詞云爾之為州也政以安民兵以除盜恩威之施各當其宜帥臣

謂不一之盜發之他州而爾能悉取之使濱海以南今
皆晏然則爾之功實被乎數州矣豈止一境之清哉姑
進爾階以竢明陟公拜命曰戢盜安民職也其敢言功
十七年龍飛軍恩轉朝奉大夫解任而還郡人惜其去
為之攀送者數百千人至有泣涕者其得人心如此是
歲年七十嘆曰吾少赴舉不減年以欺君今當謝事豈
宜復入修門即上章乞致其事寶慶元年七月差主管
紹興府千秋鴻禧觀三年六月任滿再乞致仕又差主

管成都府玉局觀紹定二年累章力伸前請九月得旨
特轉一官致仕進朝散大夫因言素癰瘡間闕踰嶺每
自揆不能久于世今年踰七十澤及三子足矣舉家務
以付諸子所居前挹清溪喬木脩竹隱映綠秀乃即其
地築室曰芳洲樓曰景星亭曰濯纓曰拂雲日與賓客
徜徉酬唱其間四年正月覃恩轉朝請大夫賜紫金魚
袋五年五月下澣忽感冒疾時長子官浙東次海陵季
待銓中都家人招醫不許曰脩短數也作三書以報三

子不及其他惟勉以廉潔公勤而已投筆瞑目時六月朔旦也公天性純誠表裏若一處已接物正直而謙和內蘊聰明不自表暴居官清介常俸之外毫髮不取訟牒紛至裁決如流不可干以私服食器用取其僅足不務奢華雖仕致五馬人以為榮其自處無異寒素訓子孫惟以循理讀書為急人有嘉言善行稱之不容口未嘗言人過失喜愠不形於色樞密程公卓除工部侍郎時舉以自代其詞曰朱某為士時嘗讀書蕭寺寺居深

山窮谷人跡罕到攻苦食淡如是者數年出其所學遂魁一郡之士繼取科第後生晚進多師承之迹其居鄉心恬氣和未嘗訟人于公庭亦未嘗謀利于私室鄉之老稚起敬起慕逮試邑鄱江以詩書行撫字無迫切峻厲之政有寬裕優游之美邑人相與安之為立生祠其古之所謂循吏者歟廼今分職左帑出納惟謹臣知之既詳信之甚篤舉以代臣實允公議平生大畧可見於此嗜學迨致仕不廢方冊前後學者來從不遠千里率

百餘人隨材誘掖後多知名之士每言人心不可一日
無用昔賢運甓可以為法平生著述有納言十篇末議
四篇默齋文集二十卷藏于家塾初朱氏聚族甚盛然
未有以儒學起家者公始入太學登儒級已而分符竹
列班行由是族之子弟益知向方姪申從姪況相繼登
科而詩禮之風衍矣公生於紹興乙亥十月十日終於
紹定壬辰六月一日享年七十有八娶程氏先十五年
卒累贈恭人子男三人長沂儒林郎辟差監紹興府石

堰鹽場汶從事郎監泰州丁溪劉莊鹽場沫將仕郎女
二人進士吳去非程明其婿也孫男七人錫鑰鎮鑄鉞
鑑錡女七人未笄期以紹定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歸安
首村西山之原一子復居故里皆治命也璵方營卜松
岡而孟季朋來示以行述顧居同里仕同朝誼不容辭
也乃因其辭列其狀于右俾來者有攷焉

通守陳公

慶勉傳

陳櫟

公諱慶勉字志問世家海寧之陳村曾祖嘉聞始遷五

城祖仁傑父克紹皆不仕叔唯深春秋紹熙壬子冠鄉
舉慶元丙辰擢第調德安府應城尉而辛公生於淳熙
癸卯甲子年甫二十有二以詩經貢于鄉五試春官紹
定壬辰徐元杰榜擢丙科年已五十矣授廬州舒城尉
端平甲午金子才孟珙之師入河南謂中原可指日復
制府委公董餉汴京米以石計者萬有五千載以舟百
自合肥部舟至京口支裝涉湖而江又汴河而淮北過徐
泗南過盱眙歷濠梁抵壽春未幾敵決潼關水灌軍事

有大謬不然者公亦匹馬南馳與吏士皆飢疲采野瓜
柿梨棗代食幸而得還公在任日嘗率士卒獲盜二十
有一人相視山寨數十處教之備禦邊氓獲入堡安集
皆鈐槩之士所深避不敢為者端平丙申替歸授嘉興
府華亭縣浦東監鹽場嘉熙己亥之任庚子霪雨大疫
且大饑亭戶四百五十有奇僅存百九十貧不聊生坐
是課大虧庾臺初索公績歷寄庫繼察公廉勤無所歸
咎陳于朝令公解見任別注一等合入差遣奉旨特依

淳祐辛丑也公在任姦民蕭元輔者以亭蕩二萬畝冒
獻于御馬院公親詣庾臺條陳源委利病乞奏于朝石
卿孝淳備以公言敷奏得旨以元蕩還亭戶石公令公
代撰碑頌以垂不朽焉公嘗上書有曰淮西之餉汴海
東之疫饑皆百年所無之事而某任警曹則當之任釺
局則當之豈骨相寒苦而然邪三授韶州推官淳祐乙
巳七月之任先是獲盜賞典屢陳未行左司徐公榜下
士孤寒無援為言於朝丁未吏部符下轉儒林郎改次

年合入官方公之在任也以劄于言二事于部使者其一言寺院之弊其一言州兵之單曰官因常住之多寡立為措息之定額利措息之入開告計之門大率常住有千緡之入則措息收千緡之半今日僧請增輸則乙可攘甲之據明日訐其小過則丁可毀丙之據是官與僧同盜常住也乞委本路監司覺察黃緣請住有類于此同以賊論言兵事有曰廣東諸郡多與章貢郴桂鄰溪峒縱橫時乎出沒相據而起遂至震驚始畏張皇而

卒至滋蔓以兵不足故也昔儂智高之禍可監矣一二年
來如韶有九峰之擾章貢有寧都之擾懲之於前則宜防
之於後策將安出曰填補官兵措置民兵是也何謂填補
官兵諸郡廂禁有名無實昨行招補奈招之易而養之難
然以韶一郡言之雖無生財之道而有出息之計竊見江
浙郡縣全藉酒課而獨不行於廣南民擅榷酤之利者日
以富官困非泛之給者日以貧儻許官自設法與江浙一
體施行官酤界外不妨民酤則酒息可助招補矣廣南隣

郡自鬻鹽今本郡有寄椿省錢萬緡倘借此錢以充官鬻
本俾與隣郡一體施行而於官鬻界外不妨鈔客則鹽息
可助招補矣本州有萬緡解庫歲有出息約二千緡倘許
以此出息亦充衣糧費則解息可助招補矣合此三者以
資招補於民無損於兵有養闕籍補以強壯老弱代以
子弟委監司以檄元額飭郡守以嚴教閱則廂禁虛名
庶幾可革何謂措置民兵陝西義勇兩淮萬弩手皆民
兵也二廣號為樂土土曠民稀所以處流民置兵籍猶

有可議者試以韶一郡言之冒占戶絕之田無時無訟
不闢不耕之地茅葦相望凡若此者倘自朝廷行下官
不許鬻民不許請盡行根括籍為官田稽其畝步以處
江上之流民而徙耕之所過州縣量行資給為之室廬
貸以牛種復其租役家籍一強壯為半年軍春夏耕耘秋
冬教閱自縣而一郡郡而一路籍田可處萬家則得萬
人為軍矣今江上流民動以萬計與其使耕於沙洲聚
爭於不足之區孰若使耕於二廣散處於有餘之地與

其使冒迭哨之危以資敵之向導孰若使為樂土之兵以備吾之緩急大率若淮之萬弩手焉夫以出息養州兵以為緩急城守之備以閒田養民兵以為緩急調發之備二者官無養兵之費而坐獲養兵之利不猶愈搏手無策乎凡此皆鑿鑿可行韶守張公貴洪舉公曰燭姦摘偽如見肺肝吏服其公民懷其惠湖北漕蕭公逢辰舉公曰性資純恪學問老成擢第二十年一寒自苦邑民嘆服有清靜無欲之化當職得之親見初非溢美戊

申赴班僅授鄂州蒲圻丞辛亥五月替歸五授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兼西外宗正簿福建提刑胡公穎知福州陳公昉交章舉公最後知福州陳公德與有曰稟資樸茂蒞事恪勤人以為不誣寶祐乙卯替歸六授荆湖南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方漕使章公清孫之赴召而去新使洪公燾之未來也有旨命公護印時兵興雲屯待哺招糴給運沓至嘗以減糴數申朝省且以書言之鄉衮程公元鳳論度牒登仕誥難售程公復書有

究心職業之稱與裁減誥數即暗減糴數也繼有旨湖南和糴二十萬石寶慶全二郡乞蠲免公恐上江四郡紛紛援例所糴數將於何敷之別白利病曲盡其事丁巳九月省劄下云湖南運管陳宣義申述詳明極可嘉尚付湖南轉運司嚴督之戊午八月漕司鎖闥試士史漕巖之委公董試且俾飭考官命題立說主於正大是舉取士允合輿言公有力焉九月出院替歸開慶己未以請得通判武岡軍未幾改注福州倅景定庚申也公

嘗簽判是州去思在人光聲所騰士民鼓舞遽以二年
辛酉六月七日謝世公自少負雋聲叔姪弟兄自為師
友與應城公治經雖不同而學術淵源則同崎嶇州縣
之職垂三十年非無功而仕止於是然謹畏自持終始
冰蘖沒之日田畝不盈百人多以老且貧為公惜焉公
自歷官職分必盡賞不酬勞譬之於物早遲巨細時節
分量一聽於天菊之香晚不羨梅之先春鸞鳩之搶榆
不羨雲鵬之搏扶吾方以壽考安貧為公幸而不以老且

竊為公惜識者當有取於斯言循轉自迪功至宣議以
官年少拘礙遂不得上贈二親公為文長於論事有陸
宣公之風五七四六皆典重純雅惜遺逸者多櫟於公
為族姪孫不忍公之沒沒無傳也隨所見聞追而為之
傳泰定元年春二月二日戊子櫟謹書

元故奉訓大夫江淮等處財賦都總管府副總

管鄭侯

昭祖墓誌銘

虞集

侯諱昭祖字孔明姓鄭氏徽之歙人曾祖悅祖南鳳故

迪功郎江東提刑司幹辦公事父申道故宣教郎君生
十一年而孤善事祖母能自樹立成其家至元丙子江
南初入圖籍致貢賦郡中無敢署劇職者君年一十六
獨以材推擇得管庫上計江淮行省比訖事以明敏稱
年二十七用薦者言除將仕郎廣南西道儒學提舉不
赴家居十餘年年四十四有司以姓名上聞天子為下
璽書用為承事郎保定等路管民提舉又一年詔置江
淮等處財賦都總管府遂加奉訓大夫擢副總管在官

踰年而歸年四十九又一年而卒得年五十至大庚戌十一月也夫人許氏先卒子二淵又名也先承事郎平江等處財賦提舉深以父任得官今夫人羅氏子二以文以忠女一適程極孫男一女二以延祐五年夏四月乙酉日葬其居之獅潭西北十五里烏石岡許夫人祔獅潭者嘗有仙人羅君居之得道跨白狼趨潭東巨石上飛去不復見蓋神明所遊山川奇會處也故其生物也異而託體者寧鄭氏素著姓於此至君而大顯其仕也

起家一命而為勸學使者再命而璽書實來三命而大
夫是拜可謂榮矣皆君命及門而受未嘗出干祿也其
居家也官有繇役命家隸立具無或後歲不足能周其
鄉里未嘗出謁長吏有賢者則見亦無所干請喜藏書
教子前進士鮑君雲龍明朱氏之學著書曰天原發微
時人未之知也君獨愛其書刻諸木而傳之嘗自署其
齋居曰敬通議大夫建德方侯回博學有重名同郡人
也為君記其說甚悉而君之名蔚然縉紳間矣其婚娶

尤尚門閥許夫人高陽令族羅夫人則宋丞相程公元
鳳之甥奉直大夫鼎之女淵之婦程深之婦吳皆有宦
譜而程極又丞相之適孫也鄭氏子孫遂彬彬衣冠之
列其積誠致此已遠哉銘曰

孰揭揭以趨弊其馬車我舒舒以居荷紕拖朱不出里
閭禮賢有書出試緒餘食貨用儲事不盡能弗競弗矜
溯其本原支流可徵石之岑岑潭之黔黔生乘陽升歿
藏寧陰允利不騫慰後昆之心

從仕郎揚州路通州判官弗齋先生陳公

宜孫

行狀

曹涇

公諱宜孫字行可號弗齋取中庸五弗措之義姓陳氏
徽州休寧人其先唐廣明時自桐廬郡徙居縣南之藤
溪以一姓蕃大遂為陳村稅籍仕譜儒業文聲雄于一
縣公高祖始邑居生必達曰默軒公放懷山水有詩聲
默軒生觀觀生登曰為涯公公父也詩似其祖書翰端
麗老於文學再上橋門不利乃委祉于公丰神秀偉雙

昨炯然其為文落筆驚人戊午遂貢明年取第廷對已
在乙科偶策語失權貴人意得同進士出身授迪功郎
江州瑞昌縣主簿沿江制副集撰汪公立信改辟蘄州
廣信簿兼制帥兩幕吏能綽著厥聲甚都明禋貶恩二
親封承務郎孺人孺人吳氏也族里以為榮丁孺人憂
服闋廣德知軍賈公蕃世欲辟為令東諸侯爭欲出其
門以親病俱不克就歲辛未月山趙公日起鎮姑孰以
節制司幹官剡官辟侍親從之訟牒獄辭多以譏公衆健

其決月山奇之將露章于朝以階清切遭承務公之變
號䟽護喪還家終喪循文林郎授常州州學教授需次
間時事急郡守存畊王公積翁辟知太平縣事改知婺源
縣事未及上為至元丙子闔邑草竊起如沸糜公殫
竭已力激勇裒智勉相保聚以俟王師之至上功外省
遂知休寧縣事守土難在鄉土尤難革運之際又大難
也公才識絕人不懾不暴拉強拊柔扶傾葺壞事無遺
力功不勝紀其抗言于郡令本邑得以秣代輸杭之

窘最為長便居三年鄉邑大治本道按察鄂通竹庵公
始行部以譽望知公請為郡文學自乙亥兵興堂堂學
宮以駐戍卒四壁傾頽蹂為圜溷幾不可以比身立足
公究圖之如堂如構為墜為茨復侵田新器具齋扁鼎
創先賢閣文其梁板刻之徽學之大壞而重新公之力
也辛巳入覲授將仕郎開化縣尹衢俗獷悍開化為劇
公至為說利害使知避就乙酉秋民劉元五等倡亂焚
掠擒其渠魁十餘人戮之以次招收不費一矢邑學毀

于兵風厲其徒遄復舊觀奉宣寬條蠲其徭役至今有去
思焉再詣選江西道儒學提舉缺集賢翰苑諸公列薦公
以補其處命且下會時宰被罪公意亦倦竟授通州判官
以歸甲午

闕

司以維揚路昏鈔委解汴省為錠一萬七

千有奇公無所辭浮淮

闕

河入汴不半月竣事廟宮禾

黍城郭人民無窮感慨賦萬歲山而

闕

年授代歸行李

蕭然元貞乙未三月也公未至通州時築宅一區不甚穹

峻加宏敞焉一堂深靜軒窓翼之旁有隙地畦花蒔竹

每曰以是終吾餘年亦可矣鐘鳴漏盡而猶行乎頻年腹脇間停飲為

闕

丙申特甚入丁酉有加謂

二子曰吾年六十有七仕近四十年守此江浙薊汴之身以從先人丘墓之側有何不可而又求長不死乎吾一生平心直道粗可無愧以此遺汝輩應未為拙勉繼吾志而已言訖取水盥漱端坐而逝二月之初九申時也公之生亦以申時其年月日為紹定辛卯之九月十二惟公少負俊聲壯老如一在承平鉛槧之士避其鋒

值危難章句之徒伏其略為子弟修敬父兄為父兄攄
忱子弟於考德問業有教善之忠於喜慶急賙有通財
之義體用該常變一武文合庶幾乎全才而惜也止於
州縣之勞公娶吳氏同生辛卯歲與公媿德男二人元
方前浦城縣丞季方前休寧縣南五嶺巡檢俱能仕足
紹其家女三人永春縣主簿朱彰休寧縣學教諭吳綺
遂安縣主簿朱宗周壻也孫女三人元方等將以大德
己亥三月三日甲申襄事於邑南嘉善鄉善慶之原前

期走書曹涇以行實為托夫行狀門生故吏子弟責也
予得第

闕

大院予就別頭有一般燈燭之雅入
仕淺然公領郡學予長紫陽有異時同僚之契其生也
又少公三年然則於公固弟行也知公為詳狀公行為
宜乃不辭書之謹狀

徽州路治中汪公元龍傳

洪焱祖

汪治中元龍字雲甫婺源人由太學登第授迪功郎紹
興府司戶德祐乙亥兵興奉憲檄勦鄉邑劇賊遂知縣

事歸附授朝列大夫本路治中績溪祁門盜起議者欲
悉殲之元龍止戮倡亂數人全活甚衆弟元圭字功甫
武學舍選淮閬李庭芝辟充幕屬咸淳末授承節郎徽
州兵馬鈐轄踵兄元龍知婺源縣事兵火之餘人多逃
徙元圭悉心撫字咸復其業申請免買屯田牛折收夏
稅絲綿輕賚凡可以便民者必力為之授奉直大夫饒
州路治中未赴卒元圭子二人良臣監察御史良垕嘉

興路治中

程文憲公婺源山萬壽靈順五菩薩廟記五顯神莫如何所始在徽之婺源吳楚閩越之

間皆祀之累封號甚尊顯宋德祐元年燬于寇時里人汪元龍守鄉郡弟元圭為邑宰復建之施田若干畝奉時祀曰景福莊世祖既定天下禮百神奉香幣致祭至大四年再燬元圭之子僉廣東肅政廉訪司事良臣某路治中良屋首樹正殿衆乎獻貨幣門廡樓觀庖庫之屬皆成焉壯麗宏大甲于郡初廟附智林寺亦再燬再構皆出汪氏延祐元年賜廟額曰萬壽靈順五菩薩之廟寺曰萬壽之寺明年良臣請記于石唯神赫奕變化著靈効響海內所共聞而廟有再興之功汪氏為大鄉里所知國初元龍兄弟保民之功尤多仕皆至治中伯朝列大夫仲奉直大夫良臣嘗為監察御史有能聲是為記

饒州路治中汪公元圭墓誌銘

方回

古之立德立功立言而歿者雖歿不朽士大夫歿而至
於不朽難矣吾州婺源篤生太師徽國文公不朽人也
其夢奠慶元庚申於今九十三年矣其四十七年丙午
而州之黟陽書院興焉郡守韓公補實為之其八十八
年丁亥而縣之晦菴書院興焉縣尹汪公元圭實為之
黟陽之書晦菴之學前有光先聖後有功來哲而創二書
院者俱大有功斯文足與文公同不朽嗚呼盛哉徽婺
源回嶺汪氏世大族公字功甫晚號月山老人曾祖晉

臣祖大才迪功郎知永平監娶倪氏生長子琰蚤世是為公所後父公所生父鄉貢進士應雷其從兄也公三歲為永平所祝又八歲永平卒母潘氏教育之讀書務通大義文耻絺繒雕篆然議論是非利病前輩輒退舍性至孝事先請後行嫁女兄二人遭內艱與生父艱骨立毀瘠慎事節用年二十五六遂饒於財而能施嘗以軍國十策獻舊朝特補承信郎初監嘉興澈浦酒丁外請兩浙漕舉浙東安撫使王霖龍辟充準遣再調侍衛

馬軍司幹辦公事乙亥除江東兵馬副都監徽州駐劄
劇盜周勝等嘯聚據邑公與同產兄松坡知郡元龍生
擒之俘于郡遷武翼郎擢江東兵馬鈐轄松坡早入太
學回同年壬戌進士稍忤權貴十餘年不調至是以迪
功郎黃州司戶權婺源縣尉知縣事至元十三年丙子
正月十九日杭舊大臣納國土于大元二十五日徽城
歸附公兄弟全民弭盜力保鄉井會有二李之變富珠
哩敬軍至嘉公兄弟功多呈省換授公江東軍馬總管

而以松坡知徽州事以公代知縣事是歲李已降而附
閩視徽為壑時出鈔擄公扼險置關寇不得犯其冬張
九元帥征閩兵所過民震恐公迎送贈賂以禮他軍假
道者皆然將士敬嘆不敢為暴境內耕蒔刈獲如承平
時初領縣人疑公嘗治軍旅將行重典而公歛威用恩
寬嚴適中萬山間桑柘鮮絲繡惡有司苛責公詣省乞
歲折楮幣名輕賫六縣民至今便之祠廟寺觀燼于火
者損貲具材新倍於舊或產去稅存或有田無賦貧餒

富吞弱役強避一切釐正十五年江東道提刑按察副
使與屯行部興學公大喜延名進士九江文天佑主文
衡拔儒彥出稅帑立賞格免徭給廩士姜復振官造船
鄱陽期會峻急丁匠多斃公所部時其飲食人用盡力
辦蚤費省工善物堅十七年代者至民挽不聽去至哭
泣悲思則投牒借留以千計走都省選曹乞公再任十
九年勅牒授承務郎婺源縣尹惠愛日益加名譽日益
隆事為日益著為館驛為承廳為尹解更鼓樓過者咸

曰壯哉縣而費皆不仰於官歲四月八日四方民詣五顯神為佛會天下商賈輳集自額辦官課外公絲髮無取至如書院一事闢風教甚大更郡守二十餘人非無賢守而郡之有紱陽書院自韓守始更縣尹三四十人非無賢尹而縣之有晦菴書院自汪尹始本道提刑按察副使疎齋盧公摯深嘉之呈省起里人吳覺江雷為山長皆名進士公為山長屋百楹田六頃書萬卷先聖殿居中文公祠講堂齋序居左右回為作記此公之大

節也既受代宣命授奉直大夫饒州路總管府治中而疾篤弗起公同產兄二人長松坡初以省符知鄉郡後宣命換朝列大夫徽州路總管治中先公四年卒次英發前登仕郎第一人雲龍前禮部進士省符龍興路同知迷公行俾回銘者也公菲於奉已飲不涓滴內無姬侍衣穿啜淡而分膏腴田於族兄弟則弗吝代民輸酒課及下戶二稅歲率數千緡尤弗吝可謂富而好禮不止於無驕者矣生癸巳二月十九日卒庚寅二月十七

日年五十有八夫人詹氏後公八月亦卒生同歲歿同年夫賢知婦聞懿此不書子男二人良臣松坡子三歲為公後前國學進士從仕郎都昌縣尹遷承務郎鄱陽縣尹良堂詹夫人出承事郎江東等路木綿提舉換宣授揚州營田提舉女一人來弟適同縣將仕郎建寧等路木綿提舉俞文翁孫男四人安孫燾祖興祖愛孫女二人長適休寧武岡金主簿次幼在室卜三十一年甲午十二月二十日合葬公與夫人于縣東長田源治命

也銘曰

世有一善行優於百善行者乎曰有之星源之有晦菴
魯之孔鄒之孟也祠之塾之立天地心生民命也發千
倉無飢民傳一燈有賢人我謂此愈於彼故星源之原
子子孫孫

歙鄭令君安廟碑

程文

鄭令君廟者歙人祀其故令鄭君子廟也鄭君名安歙
西鄉人以一言解屠城之師令歙三年民大治其沒也

思之數十年不能忘至有祀之者父老且死戒其子孫鄉人曰微鄭君吾屬無噍類矣且鄭君正直後必為神蓋相與祀之廟毋祠于家於是共立香火于城西之憇崇庵尊之曰鄭令君久之以為未稱崇禮之意即庵旁立廟會郡太守不悅於民斥其請民大譴事上行中書行中書按令君功德應祭法且下縣令聽民立廟以時致祭如請民大悅則又以庵旁廟臨大道煩囂非神所居卜遷之吉乃踰溪二里營高敞地近令君之墓更作

新廟云歆人之祀令君也不敢慢恒以歲仲春中旬卜
日刑牲醺酒大會廟下陳簋簠籩豆張樂歌舞薦以娛
神禮畢醉飽神賜闔戶而退仲秋之日亦如之正月十
五夜則奉衣冠出遊燈燭簫鼓香花滿野稚耆歡呼爭
持紙金銀錢迎道望拜親之畏之儼如令君之復生也
飲食必祭出入必告懷私負曲者不敢禱于令君之廟
廟成之歲風雨協和疾厲不作盜賊屏息五穀大熟連
三歲民咸曰令君福我哉具石請于新安程文書其事

刻廟中以傳永久文惟東南之山川奇秀絕特者莫如歙其鎮之最大而遠者為黃山山之峰三十有六而其最高者為天都世傳黃帝嘗臨是山故名環城若問政紫陽披雲金紫靈山諸峰林立如畫川流奔悍數百里蕩為浙江故其間風氣所蓄洩在人則賢在神則靈而人之生往往沒而為神上古遠不可知近代大而負出世之資開繼聖之學享國家千萬年之祀於天下小而烈夫孝女仙翁釋子之見祠於其鄉及其徒與在外縣

者不論論自漢以來有功德於茲而血食不絕者東漢
贈尚書令方瓘侯廟在白羊山村後三百餘年有陳儀
同程忠壯公廟在黃墩又百餘年有唐越國汪公廟在
烏聊山最顯又四百餘年有宋錢氏兄弟廟在汝溪又
百五十餘年有鄭令君焉是皆所謂生也有自來逝也
有所為而不為偶然者嗚呼盛哉漢之盛為縣令若卓
茂之於密魯恭之於中牟朱邑之於桐鄉得祀者蓋不
少而皆非其鄉土及其季世以諸葛忠武侯之沒蜀人

屢求立廟不聽至祭于道陌之上賴習隆向充抗章上
言久而得立廟沔陽嗚呼又何其難哉我國家之崇明
祀順民心歆人之報功德厚風俗皆足以昭徃古耀來
今而令君之威靈赫然流行於兩間以為國家生民無
窮之庇休有不可掩者矣廟起於後至元某年月日遷
於至正某年月日屠城事載郡志及翰林學士揭公所
撰墓碑茲特紀立廟始末而系以迎享送神之詞其詞

曰

靈山兮青青沙水兮泠泠中有原隰兮衍以平樹木總
總兮花冥冥庭戶敞深兮虛牖櫺几席儼布兮崇豆登
懸鍾鼓兮兩楹待令君兮不來佇屏息兮肅以聽倏奔
雲兮擁霧令君翩兮其來下駕鶴翼衛兮使雙鳬先路
馬閒閒兮珮珊珊從之兮祖父酒注樽兮肉載俎恭獻進
兮拜偃俯繁音發兮紛屢舞絃絃兮坎坎撞鐘兮擊鼓
神欣欣兮顧喜口若言兮目若視予上下帝所兮司福
祉錫豐年兮驅厲鬼無遠四方兮矧茲邑里飄風颯兮

神以還我民報祀于永年

朱大同續志鄭安歙縣人早孤事母以孝聞二兄欲

分財異居不能止恚讓之寸田尺宅無所取宋亡之明年李世達叛富珠哩敬駐兵昱嶺以嚴反覆將屠城民亦自相焚殺安曰不可乃杖策謁軍門而言曰將軍承天子命攻城略地欲弔其民亂者世達一人耳既而敗走民爭具牛酒以俟將軍民亦何罪而欲屠之且將軍殺人以立威孰若不殺人以得衆敬乃許之兵不血刃民皆安堵時丘龍友攝郡事以安為歙縣令就職未期年而邑治將代民詣府請留上其事始更賜銅章真命為從仕郎尹歙既歿鄉人思其惠請立祠祀於其里

竹溪方公

貢孫

宰鄉邑記

黃應旂

祁門望邑也有山東聳峰巒雄峭祁山也清溪南奔石

崖對峙閭門也重岡列岫隱隱隆隆四外繚繞蜿蜒扶
輿清淑之氣融結其中名賢間出必以功業自見承平
則興禮樂以陶民心患難則攘奸兇以衛宗祏不虛生
也邑治經始於唐之永泰因巨盜猖獗據黔歙間挺禍
東南里豪士長史吳公率衆勦滅州刺史上其事代宗
嘉之授朝散大夫石州刺史賜金紫明年析黔六鄉及
都浮梁地置為縣合祁山閭門名之曰祁門就以長史
為令今方令尹復製錦于祁門前後相距五百年一邑

盛事如出一轍名世之生有數存焉方為祁門望氏世植陰德代有興者秋崖先生詞藻擅名家機軸流芳猶于令尹舉進士第奉常初筮金陵庾官滿調毗陵節推繼而東淮餉臺辟寘幕府沿檄來歸適值時事搶攘令尹之未歸也人望之既歸也人悅之時則邑宰遁居民散井邑為墟羣剽于朝俾領縣事公於空匱怵迫之際極力撐拄處之晏然號令嚴明鋤奸去暴縣境為之帖息歸附後丙子春三月邑南有乾討虜突入所過殘滅

逼及城郭民不堪命公於是遠迎三萬戶輟食亟往如
拯溺救焚不旋踵而收捕拘繫者縱釋流離者安集民
皆按堵如故秋七月鄰邑之黠強梁煽亂焚戮劫掠撞
搪震撼蔓延于祁之砂溪公又嚴加防禦昭揭文榜以
理撫諭于時盜賊聞風銷弭彼黠則生靈魚肉室廬煨
燼而吾祁則化刀劍而牛犢脫塗炭而衽席果誰之力
歟嗟夫祁之民始而魚驚鳥逝携老扶幼於深山窮谷
既而得返故家相笑語廬旅孰不舉手加額曰不圖今

日復有相見之期此吾父母再生之也昔長史吳公平
一隅崛起之盜民至于今稱之公當四郊瀕洞獨能鎮
靜保護鄉井戶口無虧方之長吏之功豈偶然邪公器
宇軒昂襟度融豁德望高而才幹敏鼎新縣治掃除宿
蠹賦役均詞訟簡遇有公上之需類皆不擾而辦至於
勸課農桑則田野加闢俾得以桑麻春郊雞豚秋社者
皆公賜也凡事有不便於民者必親告於上勤勤懇懇
不憚其勞求以便民而後已公之為政六事悉備當路

薦舉有曰奉公畏謹處已廉明闔邑士民莫不愛美猗
歟休哉可謂下不負所學上不負所知矣有大抱負必
有大設施行將展所蘊以福天下蒼生要非鄉邑所能
私者祁人德公之惠而請書其事于石蓋將以傳之不
朽云公名貢孫字去言竹溪其號也時至元十七年十
月望日儒學教諭黃應旂記

進義副尉徽州路休寧縣尉程君

隆墓表

于文傳

此故休寧縣尉程君之墓其孫曰子峴以予嘗官新安
走書請文其墓石予不覺慨然嘆曰是故嘗有功於鄉
邑不可泯者因追述其事而表之曰昔至元丙子春丞
相巴延受詔下臨安惟時宋都統制李銓舉徽州以降
副統制李世達殺戍將拒守丞相特分萬戶富珠哩散
一軍而西破昱關以臨徽州世達敗走閩所在兵起萬
戶急下令屠歙休諸縣於是歙人丘龍友等率父老詣
軍門言亂者世達非百姓意請全活之以廣弔伐之仁

萬戶許之且議徽險遠宜得其土之賢者分守庶安集
其民人遂承制以龍友權知徽州事前紹興司戶婺源
人汪元龍佐之歙人鄭安權知歙縣事前常州教授休
寧人陳宜孫知休寧縣事君及趙象元佐之元龍弟元
圭權知婺源縣事祁門人方貢孫權知祁門縣事程克
柔佐之蓋兵不血刃政不踰時亂者復業四境安堵諸君
子有惠烈于鄉邦甚大邦人頌之至於今不衰焉君諱隆
字君熙休寧陪郭人性疏爽不羣喜問學從故弘齋曹公

遊與邑人金章宋煥齊名時號三俊然屢試有司不利
迄不得施嘗上書郡守王公應麟趙公必槐論時事數
萬言兩公奇之莫能薦會王公積翁繼為守始廉部中
名士得君與歙人鄭天麟遂辟君休寧典史天麟歙州
路鈴居數月俱以才局聞而宋社屋矣方世達之變也
君請故宣參畢公祈鳳主縣事力相保聚亂定而畢公
去不復出君又請宜孫主之邑賴以全且念瘡痍之秋
摩撫備至征科不煩獄訟稀少盜賊屏息部使者稱其

能方是時縣之若埜山孫元京黃原吳達齋輩皆宋遺民高潔而窶君一一存恤之識者尤以為難居三歲以疾卒君之先居歙黃墩曰元譚者當晉東渡為新安太守有善政為民所請留太守之後曰靈洗梁陳間起鄉兵討侯景歷官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壯忠壯之後曰澧唐季復起鄉兵拒黃巢歷官歙州都知兵馬使子南節定居休寧陪郭傳五世至宋開州團練使全禦金人于池州時伊川子孫避亂州中遂相通譜全後以節

死子先誓不仕生三子長永正帶御器械居臨安次永
奇號格齋先生從學朱文公次永彰宋鄉貢進士即君
五世祖也格齋四世孫圉無子而伊川七世孫榮秀實
繼之故君之族於伊川為近識者又以為程氏世有功
于徽而忠勲所成遠有端緒若君亦可謂克紹祖風者
矣君高祖琬仕為宣議郎曾祖茂官至臨安府磨勘司
主押官祖梓父陵俱不仕母凌氏宋忠臣徽猷閣待制
唐佐之族孫娶何氏有賢行生子二人長忠甫蔭授休

寧永盈庫副使次清南建康路玄妙觀提舉孫五人子
觀子峴子善子華子美墓在縣之一都斷石村心榮秀
於君從弟也延祐中歷官江浙儒學提舉子文貴亦以
薦為饒州路德興縣銅冶場提領與忠甫清南竭力修
復先業而子峴尤繼其志捐田以膳塋續譜以鳩族且
念君之墓久未有金石之刻乃以榮秀之狀請予書之
予嘉其志而元龍之孫行諸路金玉府副總管思禮安
之孫玉象元之孫沆各以書申言之通家之義藹然可想

故著其功之大者于首而詳其官行世次于下方以詔其子孫及鄉之人且使後之秉史筆者亦於是乎有攷焉

元故青陽縣尹汪君

維祺行狀

家乘

君諱維祺字壽甫姓汪氏其先居歙之唐模自唐越國公華以來為鼎族宋紹興初有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叔教者自唐模徙潛口長子將作監丞若容少子秘書丞

若思相繼登進士而中子若虛克家不仕生福州福清縣令淮淮生鑄鑄生師儉又自潛口徙信行與祕監之後聯居君即師儉之子也性穎敏嗜學凡書史過目輒記不忘為文古雅所作取有補於風化尤以剛介自持所居之東榜曰介菴宗老尚書文節公過其家為大書揭之其為時所重如此膺薦授石峽書院山長所甄陶者率皆成名陞杭州路儒學教授嚴立條約以身示教值歲凶學廩有負欠年終不足者吏白請置之獄君曰

貧家晚歲其父母獨不望菽水之奉乎乃以已俸代償
釋之欠者多感惠無再負者秩滿擢池州青陽縣令蒞
事一以公勤邑獷險多盜民懼不敢行君下令省諭或
有犯者稍給資本使治生產鬻販盜由是息張氏兄欲
奄有其亡弟之貲而誣其婦以姦狀又邏者捕盜而賊
不符其主數獄皆已具君獨審其有冤而持之間行訪
察悉得其情而白之乃已歲饑民大疫君不待請發廩
賑之召醫診視日往撫恤活者甚衆民懽戴相語曰汪

尹再生父母也居無何以親老請致仕民相挈遮道攀
餞鳴號動地雖古循吏殆不是過云君既歸朝夕不離
親側服食非手薦不進暇日取秘監竹野怡吟集編次
成帙以傳祖墳菴曰金紫院僧利他姓募舍將割其祀
之半以供君毅然不可曰院乃制額以奉先大夫者異
姓何預焉率宗人重建公之力居多親歿葬大富山廬
于墓傍葺重屋祀祖若父寓守者於側自號富山主人
有富山餘藁四卷以歲丙寅某月某日卒享年八十有

五配鄭氏蚤逝葬汪坑口生二子曰怡恢繼王氏生一子曰申申與孫磐等以君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奉柩與王合窆于大富山先塋迺前期奉君事行請次第之為狀以乞銘于立言君子通家生雙橋鄭千齡撰

欽定四庫全書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六

明程敏政撰

行實

吏治

元中憲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程公墓銘

楊剛中

公諱相字仲和姓程氏徽州歙縣人宋咸淳初以從祖丞相吉國公元鳳郊祀恩奏補登仕郎及朔南旣一禮部尚書謝公昌元用故官薦得信州錄判方踰年以母

病去改徽州路司獄轉從仕郎婺州路蘭谿州判官調承事郎台州路寧海縣丞轉承直郎臨江路清江縣尹轉奉議大夫掌寧州知州兼勸農事遂以中憲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致仕至順三年二月丁卯以疾卒年七十七環谷其自號也曾大父諱放宋贈太師魯國公妣吳氏魯國夫人大父諱元定於吉公為同母兄登進士第仕宋為朝議郎父諱宏祖仕宋為浙西發運大使司主管機宜文字以公故贈中憲大夫漢陽府知府上騎

都尉追封廣平郡伯妣胡氏諱淑能追封廣平郡君所
生父諱有能仕宋至提刑司幹辦公事吉公以兄朝議
子死無後取公於族以為之繼妻汪氏諱德繁宋樞密
使綱之孫女前進士望江縣尉琦之女子男燧以公蔭
授進義校尉兩浙運司石堰場司丞女三壻曰池州路
儒學錄汪之純曰曹州人匠官汪完澤曰鄭以文孫男
五宗觀玄觀祐觀元觀山觀女三公幼而端重寡言吉
公奇之謂必能亢其宗及為司獄時囚滌濯衣食意曲

盡察其枉者白出之在職八年舉重輕咸陰飲其施大德丁未飢蘭谿在浙東諸郡為尤甚公既勸其州富民發廩以賑行省有命發移粟以濟蕭山時疫方熾人莫敢往公聞命不辭訖事而疫卒不及後舟道蕭山治夜有羣盜譟而來舟人舉燭盜見公驚曰是固蕭谿州判嘗移粟以活我者邪即棄去州有婦通所私而殺其夫以屍藏乃刳其腸并褫所衣衣遺道上若為虎所噬者以不得骸殖告公視婦無戚容給曰若夫不幸死虎取

其遺葬足矣婦既去陰遣人躡之則道與一男子相耳
語擒鞠之得殺狀且獲其屍人以為神寧海人以挾私
鹽犯案殺幼女誣邏卒卒長以私怨榜卒承公視其傷
與詞異立直之清江有無田而輸糧者歲為石萬蓋自
宋靖康時權假於民以給軍刻石具存經理行郡欲舉
其數加民為己功公力爭不聽守震怒推辱將誣以罪
公不顧徐曰吾為民死無恨會上官至白之卒如公言
盜起寧都軍需星火急公以夜繼日力取給訖不乏而

盜平廉訪司委以覆邑旱皆懷金以伺公躬履民畝取其不早者罪之一私莫干邑小吏非名補者乘公出雜然入邑操縱事莫能輯公歸法之終其任一迹無小民時時以逋負殺子女誣債家邑官每以為利公得其誣蔽之罪俗遂革行省命以郡糧數萬石運真州旁邑官皆行賂免公獨不辭出江風大作舟危覆公適酣寢夢神人長丈餘語之曰若心合天當護若以出險毋恐既覺而舟已平及授常寧即引年乞休致遂告老在官一

不以財賂自浼苟利民無劇易必力為不自顧望沮止
所植卓然蓋其官業所由來者有自雖不獲大施於時
以及柄用迪前人光然既休官貌日加豐中舒外澤步
履不衰夜書細字如五六十歲人與其兄承直郎松江
府判文彬尤友愛遊處必偕妻賢子孝孫息滿前被紫
橫金華焜宗鄙優游娛佚以享其年則天之施報何如
也嘗豫卜藏穴深以金帛累身為切戒疾既革即櫛浴
更衣端坐而逝燧將以卒之二年某月某日葬之歛東

潛川前事致其里人奉政大夫前饒州路總管府治中
方君存心之狀謁銘於予遂為之銘銘曰

程氏之先顯有遐承迨戒周旅伯休著稱煌煌史牒後
系前仍暨茲元滌有烈無朋振身田間配食陳庭本隆
支茂宜蟄宜繩天球在宋遂相昭陵統官惟百吉國徐
興稽立攷成名勲具登巍彼中憲志追前能佐州歷縣
序進年升何艱不任靡重不勝卒叅使節官以才弘一
縑弗翳壁瑩淵澄篤易和適以佚餘齡尚羸康祿垂施

孫曾有蔚者阡流融峙凝最其世榮永奕幽局

按宋丞相吉國

文清公世居歛槐塘而有別業在績溪仁里公兄朝議子運機宏祖宏祖子宣慰相相子司丞燧燧子主簿宗觀皆用公蔭入官子孫遂居仁里今鄉貢進士傳其後也宣慰此誌經兵燹失之予嘗閱中秘書而得之於揚侍制霜月齋藁中因書以畀傳用補家乘之闕

元龍泉主簿胡公

浚

墓誌銘

胡長孺

延祐五年二月戊午前吉安路龍泉縣主簿胡公卒家婺源州十一月己未葬其州高倉里龍泉族父炳文具書前進士江雷所次行狀一通授龍泉從子宗海抵嘗

所識永康胡長孺于建昌謹致辭伯父棄捐子弟之明日
實奉奔走請銘會先生考試江右歸未到宗海既還復
西走此土惟是羸馬諸孤哭踊伏跼屬言置耳猶涉
彌千里歷五程會朔請事嚴勞非敢云長孺與禮讓已
告曰是書固言然何忍終拒遂述志作銘龍泉名淀字
安國其先隴西李氏唐諸王子朱溫將篡屠滅宗室畧
盡先是淮南將高駢死楊行密徐知誥相承纂緒保有
淮江東西地徽故歙州僻險絕與吳越鄰溫莫敢闕關

亡人樂奔馬有昌翼走婺源就考水大姓胡匿義之變
從其氏舉明經中第南唐時不復公族姓矣是為明經
公云八世孫朝散大夫權知無為軍事伸與兄伋登紹
聖四年進士第文章號棣華集無為最有聲故元符間
太學為之語曰江南二寶胡伸汪藻兩公皆州人無為
從子朝奉郎通判南康軍事持與兄搏舉紹興十四年
鄉貢進士登十五年第南康登隆興元年第是為龍泉
六世大父曾大父自厚朝奉大夫權知瀘州軍事繇太

學登開禧元年第大父知先號經訓翁父萬太學中舍
生龍泉個儻卓越企慕漢丞相武鄉忠武侯視瑣委猶
埃燼沮漳將盆濺已畏惡不敢近賦江左卧龍詩據憤
鬱時天下初混一未設科官莫敢預教肄行道終日無
聞琴書聲龍泉請於其父若其伯父次焱於明經公書
堂二父為師集里子弟講經涉十年遂皆知聖學為發
易十疑遠邇來析剖其義至千餘卷學徒受成謀於族
父炳文弟澄徙西山之麓建明經書院宮室櫺制視岳

麓白鹿洞有加具養田三頃約三分租入以一供義學
食費族父為之長譚經日聽者盈千人集賢學士吳公
澄幼清記焉遂上名數於官猶未籍禮部州學災為造
大成殿浮梁州百八十里徽饒境上曰太白渡維鐵聯
舟二千尺有奇買田給葺補養守祠公又作長壽橋明經
橋里中建甘泉湖山二亭淪茗煮水飲行客初太學嗜山水
故蒔花藥種竹樹鑿池架亭富春芳塢間稱兩山翁龍
泉日設酒馘請公所敬愛賓客嬉遊歌吟其中公預期

八十且盡取藏粟周貧未及期沒猶以是年散財施米如昔言龍泉早失周姓母事繼母具如實產已兄弟同食飲五十年無忤色違言族無踈戚貧老月有養資鄉賢老時有遺傍近民喪病相救恤鬪訟爭辨義理譬曉從容一語立解至龍泉縣詣學惟詢訪先賢子孫諸生說書為文字少異其曹雖稚齒亦與伉禮膳士田為天寶桑林二僧坊貧賴府縣取證故籍將復歸之學吏顧賂謝不即予至則索文書授之骯髒多不能屈折事人

上官長吏不樂咄咄弗休歎曰主簿尚可為哉即日謝
病歸二月丙辰夢火光彌室旦眵夢告子弟曰死日其
在戊午乎吾生歲行適周矣是日果死嘗創書月高樓
其家藏羣書寫疏廣教子孫多財賢損志愚益過置室
壁平生論議疏曠而處事詳密生計裕如而持已纖嗇
食羹淡泊而奉客腴醲此其意固非在財利以私其身
家子孫者也娶同里周架閣公孫女銘曰

力嚮經術欲淑諸人敬教勸學是近於仁勇棄己私繫

人其利飲枯濟深是篤於義世有正氣浩然崇高侮言
違道安得為豪病痺弗知殊涂詭轍匪融一家何足為
傑允矣龍泉篤義近仁既孝既睦超邁不羣志事有稽
銘言無剩堂歸山存碑猶傳信

劉彥明

德智

墓誌銘

柳貫

彥明諱德智字彥明姓劉氏世家于歙曾祖諱元佐祖
諱儒望父諱震皆隱德不仕鄉里稱善人焉初彥明之
父以張為後於劉生彥明四歲卒而張氏父固在實為

之經紀家事教育彥明至於成人張五子其一天而其家素裕彥明尤大父所深愛將使還後天者彥明泣對曰劉氏無子故以吾父後今既歿于劉氏明其為劉矣德智以一身繫劉氏之宗誠不敢重獲罪於吾父與劉氏也大父感其言而止彥明少知自屬於學好讀孫吳兵法旁究釋老方伎之書嘗因是感疾已乃大悟求之四書浩有所得久而下筆為文覺其來源源纒纒遂得由庠序選為建德路儒學正會教授闕進攝其事守郡

者諷使文致直學之罪彥明不為動俟間覆為辨說考
滿入教授銓翰林院方薦為其屬而彥明翻然歸矣尋
授永順等處軍民安撫司儒學教授未上中書刑部辟
為其部令史官有齎怒於同列而將黜之彥明曰無厭
將及我投筆謝去於是都水監復羅而致之稍進壽福
院掾壽福出納五臺諸寺錢糧其田入隸浙西數郡比
歲浙西被水有司按實當檢放而院猶責償未已彥明
適從其判官出行江南視其牘歎曰官民糧已罷徵吾

院田能獨無傷乎悉命弛之諸使怒其專擅而卒亦無能奪其議者嘉興有豪民誣占寺田三百畝左證甚明而院所遣使述賂莫能決及彥明來請鬻路絕乃卒歸其田考成得將仕佐郎衢州路常山縣主簿滿歲江西省有知其為者辟為掾新執政至杖一掾而掾實無罪彥明竟歸曰吾唯不能隨俗俯仰以至於是可再辱邪進將仕郎為平江路總管府知事平江劇部案積叢脞彥明處之以無倦取其犯名義者一二事稍釐正之不

激於奇不毀於隨暇則却騎入閭巷訪求者舊聚茗縱談猶書生故態也閱再歲卒官下得年五十五天歷二年七月十四日也談者例訾儒生為政迂濶於事情而不知聖人之法制具於經儒能據經義法故達權而知變彼隨時重輕觀勢向背以竊取過人之名者豈所謂政哉彥明得於所學歷試內外階是以無失身敗名亦未為無所見於世也彥明之配李氏姑女先卒子男二耀煜女二長適徐梅次在室卜地得建德之淳安縣開

化鄉駝馬原距家餘百里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寔先事
其子煜具書世出爵年為狀從某郡杜某父乞予銘其
言曰葬而不得銘猶無葬也予嘗識彥明京師知其為
人而杜君又不輕於許予是可銘已彥明始字千里謂
其取義之未廣也易以今字晚又號知非子其詩文曰
紫溪集鄉先生方公回為序而藏之于家家有仁本堂
鄉相程公元鳳大書揭之而陵陽牟公懃記之彥明之
祖程公甥也所謂仁本者彥明固服而行之矣銘曰

守經為本制變為通通故能介承之自躬彥明本仁由學以充及試於事事為之中考其成績粵有始終天不畀年歸於堂封有德有言遺後者豐尚百千年安此幽宮

貞白先生鄭公

千齡

行狀

程文

公諱千齡字耆卿姓鄭氏徽之歙縣人故歙令鄭君安之子也其先有諱球者始居歙之雙橋里以貲雄鄉里號雙橋鄭家自曾大父孝全大父文政尚德樂義好施

予至鄭君行之益篤嘗徒步千里歸內兄黃嬰盡推其家財與二兄寸田尺宅無入己者淮帥秦琳聞其賢辟符離尉不起至元中唐鄧均三州招討使富珠哩敬帥師臨徽討叛將李世達敗走進兵昱嶺關城且屠鄭君奮起杖策詣君門揖白招討亂由世達非百姓罪招討固奇鄭君聽之不屠城因署鄭君令歛三年有功德於民民祠之號鄭令君公幼卓越七歲聞人講呂東萊春秋退即能衍其說從令君行沙上仰視飛鳶即問曰是

何所憑依邪稍長師上鄉先生魯齋鮑公一以躬行為
學及壯從令君入京師出入諸公貴人一時翕然稱許
禮部尚書謝公敬德吏部尚書劉公伯宣侍郎夾谷公
之奇交薦之於朝署公秩八品宋降臣留夢炎新用事
吏部以白身南人例黜公待調行省丁外艱大德元年
始版授寧國路太平縣弦歌鄉巡檢時徐道者以妖術
惑衆弦歌之民皆徙市登山妄言禍福公擒其魁得誣
罔狀衆盡駭散設布方畧察姦防盜民安其業始買地

為官舍旁為屋榜曰弦歌書院日無事討論典籍後進
視以為師六年遷鎮江路丹陽縣延陵鎮巡檢首謁吳
季子廟召父老謂曰昔季子薄千里之吳而不王百世
之下遺風猶在其民矧肯為盜乎公等幸為我戶致此
意勿陷刑辟即月旦十五日率吏卒謁拜祠下遠近化
服水決練湖郡檄公督治公負畚鍤以身先士卒連晝
夜風雨不倦水以不害丁內艱至大二年調處州縉雲
縣美化鄉巡檢刺賊金卒二嘯聚無賴往來溫台處發

間白晝鈔掠吏莫敢誰何公潛遣聚石道旁山上匿壯士草莽中伺賊過飛石擊之賊驚走草中壯士大譟從之賊窮蹙圍之盡俘其黨皇慶二年調建康路江寧縣江寧鎮巡檢流民數千過丹陽市持弓矢刀槊殘害居民民不堪起而敵之衆數萬人擊鼓圍之使不得去公聞疾馳至解其圍單騎入流民隊中呼其長數之曰汝等皆天民不幸流移本欲逃生乃更速死殘害吾民何也叱其為亂者數人縛之拘其械器驅其徒衆送之渡

江適野見婦人哭而哀公使問故婦人抱嬰兒前拜曰
妾孀也家貧唯一子爾有田若干與執家連執家偽契
奪有之母子無以為食是以哀之公曰盍言官乎曰執
家不可言也有死而已他日公召執家語之且開以禍
福執家感悟謝過遂歸孀婦之田有負篋暮投主人宿
者主人方蠶設榻堂下戒之曰東壁敗缺宜謹視篋中
藏東鄰之老見焉是夕亡其篋意東鄰之老吏執而訊
之其子自外來面毀衣裂若穿穴隙之為者吏喜得盜

獄成公曰其跡是其情非也緩之無何他郡獲盜乃嘗盜篋者也衆乃歎服去之日百姓遮道不得行公舉手謝之咸拜泣而去延祐六年始命于朝為建德路淳安縣尉淳安介萬山中多長林深谷盜賊之所出沒守禦者竝緣為姦利公至盜賊稍稍引去而千戶汪元寶貪酷病民公曰盜在是矣即條上其罪府若省元寶坐罷境內晏然尉署傾圯公撤而新之取孔子答季康子語扁其泣事之堂曰不欲署之東舊有梅隱軒西有桂笏

軒皆廢公皆起之立朱子之祠表錢公之墓修淳安志
書舉邑士吳君暎洪君震老夏君溥充試有司後皆知
名泰定元年調徽州路祁門縣尉祁門亦鄉邑難治公
集長老好諭之曰為我約束鄉閭勤固門戶謹守望慎
毋犯法人亦素服公威望人人自重縣曹失文書一櫃
無所蹤跡檄公詰盜公曰是非盜也必愚民有獄不解
計出無聊故為是以滅跡爾即問吏有獄事在官最重
者誰乎吏曰某鄉某公即馳至其家搜無有也唯一棺

焉發之文書果具在縣民馮華甫以孫壻為後俗謂之
補代馮歿二十年矣其族人訟之十年矣官不能決公
攝縣事舉春秋莒鄆之義立馮氏子有僧言其徒育於
己十八年其叔欲奪而歸之以為後者公曰民無後後
其兄弟之子禮也法間民為僧故有覆實之文謂非為
人後者今叔無子後其兄之子所以廣占籍明人倫僧
奈何欲絕之命叔償其衣食之資歸其姪以為後或訴
康氏兄死不為立後而有其資者公召問狀且云有母

公曰天下之愛其子者莫母若也子死無後忍之乎召
母問故母謂子死時七歲公曰殤子不當立後其訟遂
息大修縣學建明倫堂門廡齋舍皆高壯宏麗尉署為
風雨所壞公發已帑新之其屬爭先趨事公曰必完必
固無憂後人祁門與石埭青陽浮梁太平諸縣接界姦
民數以偽鈔事誣連吾邑公燭其姦折以文移至十返
卒不逮一民一日旦起從數卒東馳不十里奄入山中
民家衆莫測所為至則縛其人搜其家得偽鈔及器具

以還旬有五日復入山羈其孥秋豪無擾所過民相率
拜道上及代歸老稚扶攜送郭門外者十餘里不絕至
順元年陞從仕郎泉州錄事是時廷臣有言泉南竝海
多諸番寶貨宜擇廉能吏為守令者故起公馳驛就職
公歎曰吾老矣母以貪介取辱即手署致仕章上之明
年夏四月感疾卧杭州傳舍三日子玉侍側從容語曰
吾思平生心身無可愧者可以見先人九原矣瞑然而
逝身無遺衣物布被破靴而已其友宜興王仁源為貸

於所親得錢具棺衾以歛玉持喪歸舟過淳安淳安人
皆哭迎送曰我公不可復見矣五月壬午玉奉柩歸於
家之正寢且卜葬嚴陵吳縣尹瞰涿郡張副使士弘太
原王教授萱與其徒合辭言曰明公德行明潔正直不
回請私謚曰貞白先生明年里中父老白於有司請改
善福里為貞白建里門立石刻辭以表著公德又明年
朝廷以公前致仕章贈承事郎徽州路休寧縣尹妻汪
氏贈宜人命始下公頽然長身顏目清古性恬澹無所

嗜好衣布衣如錦繡啗糲食如梁肉鄉鄰有貧病患難救之如不及與人語休休孝義忠愛不飲酒對賓客有餘歡入郡縣不騎馬蒼顏白髮行市井間唯一童自隨初欲與兄弟義居嫁聚喪祭各有儀式及志不得施則悵然取田之磽瘠器之弊陋者退處於偏而讓其正居於昆弟居鄉如處女當官臨事則剛毅奮發而有為不阿長官不承風旨僚吏莫不敬憚之部使者行縣皆曰鄭尉長者必加禮貌公前後為捕盜官四十年未嘗任

親民一攝祁門令旬日間人稱其神明之政所至禮儒
先興學校舉廢墜功績反出縣令丞上既去有去思惠
愛之碑職專勢微德不及大施材不獲盡展也公生於
宋景定六年十月甲午歿於元至順二年四月癸亥享
年六十有七娶同里汪氏即宜人先公十四年卒子男
二人長曰玉次曰璉女一人曰柔貞嫁同郡吳虎孫玉
柔貞宜人出也孫男一人女一人以元統二年甲戌歲
十一月壬寅葬於里東方村之原宜人汪氏同墓文郡

諸生也始拜公於京師之旅邸即辱知愛數與公之子
玉游及為黃竹寨吏當祁門道上聞祁門人言益信公
平生德政又得公之客胡默先生所記遺事頗詳謹序
次如右玉將求諸立言君子乞銘以圖不朽焉

長樂縣程令君願學行狀 趙 沔

令君諱願學字希聖別字節卿徽之休寧人其先自晉
新安太守元譚以治郡有績錫褒詔賜田宅於郡因留
家焉十三傳而至忠壯公父子以義節顯於梁陳廟食

其鄉子孫蕃布天下而休寧之族尤繁衍多聞人君上
距忠壯二十有六世十二世祖南唐檢校中丞灃始占
居邑南汭川曾祖大明祖自得父逢午字信叔再領鄉
薦一為魁不第即棄去舉子業弗為家居教授所學日
益精詣族父勿齋先生雅敬之每過公所談論輒竟日
數郡交薦版授紫陽書院山長著中庸義說數萬言益
暢朱子之旨以為教學者多所發焉秩滿授嘉興路海
鹽州文學命下而卒追贈承事郎徽州路同知婺源州

事母吳氏追封宜人子二人令君其嫡長也少卓犖有
奇志慎交游重然諾以行義自砥礪甫冠游京師鉅公
名士莫不傾倒嘗黎明與其友出郭外道過大第友入
謁謂令君少俟比出已暮令君猶儼立不去蜀人趙公
炸職秘府聞而嘉之即造令君與語大悅即日挈行李
過其館授祭焉居無何有旨修職方氏書趙公亟薦令
君入書局書成同輩俱被優用令君獨後久之乃擢從
事數十人惟令君為南士毅然特立儔列不敢慢嘗奉

旨將段帛勞諸侯王之戍和林者後以王事屢往來嶺北不以艱遠辭也秩滿調鎮江路司獄旦暮出入犴狴察其寒飢瘦疾者而時其衣食嘗歎曰彼固罪人然或以非罪死則豈天討之謂哉比滿幾無以為歸適有詔下府公乃以令君宣詔諸邑時使者所至郡邑皆歛諸民以為之贐府公夙敬令君欲以是為歸計也比至屬縣卒事吏以常例致贐令君呵曰我以賁詔來而取民財以去乎督其還諸民而後行比至他邑亦如之遷湖

州武康縣主簿明法令申約束革其弊政豪右武斷者
媚之相率重賂大府俾令君以他役入京比還則以憂
去職矣服除轉循州長樂縣尹循介閩廣之交遠宦者
蠻夷其民弛法廢度肆其貪虐依託官府剝下歸上者
縣率數百人而長樂以僻遠尤甚居民迫漁奪困征歛
率逃竄他郡其尤桀黠者負險隘操鋤梃以自衛間有
出身奉上不避徭者賊猾利其資產中以他禍足涉城
市而家破矣君始至則盡得其姦黨巢穴發以他事悉

斷遣還其鄉里整飭案牒申明德意植貧弱寬徭賦分
遣耆老入其鄉申諭朝廷至意民信其所為流亡之衆
來歸者不可勝紀縣治所寓生聚日蕃漸可比內郡都
邑乃建先聖廟於治之西南勝地擇其士之有學者為
之師山谷之民大冠長裾來游來息彬彬然見先代之
遺風焉時上司人往來屬邑輒託散土宜以釣重賄邑
則培諸民以贈之君獨却不納而自割俸簿贈之人知
君風裁不敢受而遂不復來矣如在他邑則間道不敢

令君知之邑有賴某妄訴黃某劫掠財物事連數十人黃被訟不知所為舉族逃匿已五載矣州移檄下索罪人甚急黃聞令君至即詣公庭自歸君呵曰汝盜也而逃邪黃泣訴曰某與賴爭欄塢耳非盜也不逃即舉家齏粉矣今聞邑有賢尹願得自明君曰汝竄者甚衆今一人來安能明乃與刻日令盡領同竄者至黃諾而上司以君擅縱強盜問罪黃所領先期至郭外聞之皆散走黃獨歎曰我寧死不忍累程縣尹也乃受逮州嘗以

他名色歛民財憤君不受命欲因此中傷之令黃誣君
前嘗受賕黃曰某陷非罪不能自明寧忍盜陷忠良邪
考掠備極酷毒至死終無一語涉君州猶訊連坐十餘
人會部使者詹侯行郡直其枉君乃免民有死非命者
其妻訴不願理君呵曰此即殺人賊也一訊即服事連
富人請以萬緡貽君君不納富人懼重賄大吏移鞠他
縣冀得行已志且以成君罪君仰天歎曰使殺人者皆
可以財免罪則有財者皆可殺人矣天地鬼神其可欺

乎他縣果問如富人意吏抱成案將署忽大雷雨晝晦
棟折瓦墜官吏震駭失文書所在竟寔不敢復問羅江
五峽諸獠時出掠邊境大府發兵捕治畏盜不敢逼遣
介誘諭令納缺折弓刀即以獲寇反命豪酋視官府如
無為暴益甚民甚苦之會有郡獠入鄰境劫財物殺人
盈道郡邑吏不敢問反致羊酒囑使他去盜果入長樂
境君自領卒要之於道縛其渠魁七人餘悉散走邑簿
尉懼變盡室宿舟中視緩急為去留君不為動曰寇來

吾自當之集吏民授以方略使各分守隘要益遣卒捕逐其餘獠大懼終君任不敢涉足長樂境邑素多火災民言城隍神衣朱所致請易之君曰火災由民不謹爾乃下令浚溝池修火具廬舍苦葢者易以瓦在職五載火不復作民以為神相之矣長樂去家數千里僅以一僮自隨五六年間介然如一日也秩滿歸舟行至廬陵之十八灘以疾卒時子植在侍遂斂以時服元統乙亥年六月十七日也君生於至元丙子五月四日壽六十

歲植奉君柩歸葬於里之深坑源後十年甲申君之執
別駕王公已延徹爾來官於徽訪得君之子講通家之
好比滿謁選於京求得君歷仕政績於吏部朝命以承
直郎真定路中山府判官致仕實至正八年六月也令
君氣稟剛明資貌挺特而操行清苦且承故家令德凡
游交皆國初老成鉅公其所薰陶以成就者皆有自來
故歷官中外忠而不諛勤而不擾廉以自持誠以接物
又明練法律以輔之是以遇事有立不以禍害變其所

守而宰物者亦赫然臨而鑒之非其操心行事不愧不
作者能如是乎君沒後客有游江西虞公伯生之門者
公聞令君已沒歎曰斯人有用世之才若在今日緩急
可仗惜其年未甚遠位不足以展布其才耳其為當世
名流所知類如此夫人滕氏贈宜人令君無子弟幼學
早卒子男女四人君拊之如己子植其季也遂為君後
孫男二性上經孫女三人訪雖不獲識令君而締交於
植且聞君家世及君持身涖官之實為詳切謂於古循

吏無愧也故為述其梗概俾上之太史氏以圖不朽焉

新繁胡大尹

壽安

傳

趙弼

胡侯名壽安字克仁世家新安相傳安定先生之後也
洪武庚辰秋領鄉薦書入成均歷事天曹筮仕河南信
陽令大著能聲尋調真定之獲鹿政聲益著未再朞丁
內艱永樂甲午冬服闋復宰新繁視篆初首詢民瘼事
有不便於民者罷之有益於民者舉行之每歲初自巡
視鄉村勸民播耕遇田畝荒蕪或垣屋摧壞者詢其窘

乏之由必捐俸資給常以古靈先生教民之言諭鄉耆
里甲俾知親睦安分之道率皆從化侯性清儉在官惟
麤衣糲食如韋布士嘗眠一紙帳自題句云紫絲步障
簇春華卧雪眠雲自一家雪又不寒雲又暖扶持清夢
到梅花其雅淡之情槩可見矣永樂乙未夏數月不雨
田疇龜裂侯齋沐禱於神二日果大雨後圃種蘆菔數
畦使客往來者採之以供盤飣或為餽遺之禮人呼為
菜知縣其子從新安來省兩月烹二雞侯怒讓曰飲食

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常以奢侈為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爾今好大嚼詎不為吾累乎其子服訓亦甘淡泊侯三宰大邑未嘗攜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奈妻子何侯笑曰此庸者之見也吾豈無糟糠之義而不念乎嘗於是思之爛熟耳且夫吾輩昔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以操守為志及登仕路則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敗身家者比比焉矧婦人小子輩其性猶水有以金珠錦繡搖目之

物蠱其心彼必欺吾而竊取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仕
後人必詈笑曰胡某外佯廉而內實貪以是計之故不
欲妻子之累身也是時彭邑故令魯姓者寡妻王氏本
兵家女年少而容艷資產千計常慕侯之才德欲嫁之
懇所親導意以諷侯侯曰吾將五旬未嘗為失節事今
若娶此失節之婦受此不義之財則吾亦為失節之人
行止掃地矣言者大愧戊戌春侯將考績囊橐罄然惟
畜一馬欲售為程途費馬忽病命醫獸陳某治之數日

弗愈其家人來報曰汝妻死矣待汝歸方殯陳聞哀慟良久曰妻已死我至家安得生我宰公平日麤衣糲食撫民如子未嘗取我民半錢吏不敢欺我里甲無敢擾我俾我民安於耕鑿皆宰公之恩也今赴京而馬病若此我若離去馬必危矣宰公以何為路費乎我寧負亡妻不可負宰公乃遺書諭其子曰喪具稱家有無日吉則窆窆毋候我歸也侯祖帳日繁邑之民遮泣於道者千數雖婦人小子如悲親戚民以瞽者皆郤之詩僧解

定素為侯所敬以布帛數端黃蘆服十枚懇餽再四侯
雅重定惟取蘆服一枚餘皆還之者民匡榮宗等強留
雙靴以昭惠愛至今存焉

故沂水知縣鄭君

肇

墓誌銘

趙

曾

君諱肇字太初歛之豐口人其先居律村至諱再能者
有子八人胤嗣最盛曰惟簡其後有之純與朱子同榜
進士官德興尉曰惟政其後有義琮始自律村徙豐口
義琮七世至諱元昇者君曾祖也祖宗勝父時雨世業

儒妣鮑氏繼妣謝氏公生而溫厚有志操幼被選為郡庠生治詩經晝夜研窮率漏三鼓或達旦不寐業大進然累舉弗偶永樂丙戌以貢登太學自治經外辭翰書札之事尤精會有詔修永樂大典君復被選與事自總裁而下多器愛之書成受賞勞宴錫久之授掾之處州遂昌知縣時古廉李先生方在翰林以文送之而勉其遠大君律已廉慎蒞事寬簡政不宜於民者即更張之而尤以敦厚風化為務遭歲旱齋沐禱諸神祠雨

應期至歲復大穰民以爲誠意所感修葺學校課試諸生而躬較其優劣士風益振君以二親在堂遠不克就養以瞻雲名軒邑士夫多爲之詠歎會前尹坐事者復職君例還京師臨發之日民遮道涕洟不忍釋隸事冬官受命賞勞漕運官軍於兩淮事竣無擾尋易山東莒州之沂水持身愈謹施政愈密民樂從化一如遂昌時方營建北京役事嚴迫君督起所部夫匠焦心撫綏上不稽事而民亦無怨且念寮窠董工日久勞逸宜均

身往代之居無何遘疾不起永樂戊戌四月十六日也
長嗣瓚奉喪南還君生洪武甲寅九月四日享年四十
有五娶徐氏明慧溫恭號稱賢配子四人長即瓚次琯
次瓚次遂昌尚幼女三人長適汪士仁次適閔士成次
適程志方孫三人曰勰曰莊曰和以宣德四年十二月
二十五日與徐合葬於豐溪之原瓚等以狀詣予泣拜
請銘瓚從予游敏而文瓚琯謹飭亦皆嗜學予知鄭君
之有後也遂為之銘曰

卓哉鄭君幼負氣節奮身郡庠精研儒業尋登太學纂
修文淵出宰遂昌德化是先視民若子民視猶父遭時
孔艱靡一失所調尹沂水治政如初趨命赴工奄然而
殂歸葬豐溪山奇水秀君子勒銘有燧其後

故進士知上虞縣事鄭公

行簡行狀

鄭鯨

公諱汝敬字行簡姓鄭氏以字行居歙西貞白里其先
當宋天禧中有諱球者始來居之至公凡十六世以儒

業相授受高大父諱珪師山先生從兄弟也曾大父諱
紹從學定宇陳氏有民功民祀享之妣金氏以節聞大
父諱子初從學師山自號易求居士妣汪氏父諱希用
以學術受知郡太守三山黃公母鮑氏會昌同知仁之
女公生而秀異夙知向學里舉充縣庠弟子負攻書綴
文日出人表尤善為詞說明白委曲以達聖賢立言之
旨部使者至有司輒引之進講無不愜服嘉獎然屢赴
秋闈弗利入太學年甫二十有九時胡公儼為大司成

一見奇之教之問學大進公退謂人曰吾得胡先生講
明所學僅三月爾雖讀書三年弗及也未幾遂舉永樂
乙未進士第觀政刑部適吏部掄選天下候銓官先後
倒施物論不平公曰進賢不能以公其如天下士何遂
以疏聞詔從其議吏部滋不悅然朝廷由是知公名命
往督陝右糧儲公性嚴毅所過有司督責無少貸多忌
之者遂中以罪坐役北京公平居與兄迪簡弟懋簡極
友愛至是皆傾貲赴難先後死逆旅聞者悲之縉紳多

為詩歌以道其事者役滿除知順天府永清縣事永清
為畿內大邑號叢勝公治之有方不煩勞而事以次理
嘗有中貴人臨縣索賂甚急公不為動遂給入見縲紲
之欲置之死士民遮留解還公即以狀聞太宗皇帝怒
欲置中貴人罪會仁廟嗣位赦免無何公得代去朝廷
適有大役工部復命公監焉間有大臣得罪而服役者
前官置之公曰此非所以存天怒也請役之乃已既又
謂工不宜久興勞民非便上言息其役調紹興府上虞縣

先是為令者適以貪冗去民素知公名皆踴躍歡迓載
道公亦樂民之向方也為之抑豪右勸農桑賑饑窮治
輿梁道路而大興其學宮官無愆期之需獄無留滯之
訟居二年邑大治監察御史尹崇高號嚴厲有司多望
風引退獨加賞公嘗問紹興守六邑令孰優守曰惟鄭
令清介肯為但其人氣大耳公曰人惟有氣斯能生聖
賢能養是氣故充塞宇宙可無氣而為人乎守不能
答既而考浙江七十二縣令置公為第一凡別邑有疑

訟不決者多付公理之公亦悉心民隱不遺餘力然同僚猜忌日甚先是邑有耆儒曰柳南仲賢而有文公雅敬之閔其貧贈以綿絮南仲狷介亦不欲直受令君惠以錢百文索詩為謝公辭錢受詩而同僚卒以是誣之議者不覈將左遷公公曰是尚可以仕乎且母夫人年高無以為養遂自解職歸上虞人請留不得相與擁泣而去其居家也首荆祠堂朔望奠祭一用朱子禮日侍太夫人堂上菽水盡歡訓諸孫讀書以無墜先人之業

暇日幅巾長裾逍遙泉石間或引觴賦詠世事一切不
以介意閣老陳公循尚書徐公琦孫公原貞通政畢公
昌知府張公巖累復起之力辭不出天順己卯某月某
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五配畢氏子男二長曰綬次曰
綰綰先卒女二孫男五鸞鳳鵠鶴黿始公捐館綬以貧
不能襄事喪留於家凡六年成化丙戌十二月某日始
克葬於巖鎮之塔菴官道傍嗚呼吾歎古稱多士然未
有第進士者至公始以麟經取第人莫不以遠大期之

公亦自奮迅思有以自効君子謂公使當風紀之任必
能繩愆糾繆以輔上德揚清激濁以振士風可以踵桓
鮑趙唐之風而不忝然卒坐窮以死是雖公之不幸亦
士之不幸也謹狀其實如右載筆君子覽焉因其言而
知其行即其行而思其心庶表墓有碑誌墓有銘託以
不朽云

奉直大夫泰安知州施公守正墓誌銘

戚瀾

公諱泰亨字守正其先東魯人九世祖諱禮有膽畧從
宋高宗南渡為叅軍始居新安之休陽洪武初有曰伯
起者由白沙巡檢善武事授民兵萬戶兼管德興銅冶
沂州判官權高唐州事撫安人戶八百二十墾田地三
千七十九頃子姪皆尚禮義邑人咸曰萬戶家此公之
伯祖也祖伯凱父孟敬隱德弗耀妣金氏有淑德生子
三人公居仲為兒時遲重不戲恒若有所計畫者及壯
材貌魁岸有大志永樂甲辰有司以茂才舉授鬱林州

判官未幾轉泰安州判官為政一以愛民為心而絕私
賄理詞訟以情不為文刻在任九年俗大成帛餘於庫
粟餘於倉人樂田廬謳歌載道既去任州民千餘抵京
請留侍郎王公上其實陞泰安州知州正統九年以母
孺人在堂陳情上嘉其孝思特許省親居家未及三月
孺人歿哭泣盡哀正統十年四月賜勅命褒其政成贈
父同其官封母太孺人妻孺人正統十三年服闋將有
陞擢泰安之民間之賫糧奔走不約而會於京師者五

百餘人稽首闕下天子憫其情允之復除泰安州政益勤澤益廣民愛之若父母景泰三年考滿以疾致仕日以泉石為娛足跡不入公門天順元年六月十二日卒生洪武甲戌九月初八日春秋六十四以天順三年十月十三日葬於車田原先塋之次公內外行完潔白奮勵居官民不忍其去居家人稱其孝悌是無愧為君子者矣元配葉氏繼孔氏先聖五十八代孫繼趙氏子男三人永奇永貴永秀女三人婿蘇珙汪儼金驥孫男

某既葬之五年辛巳其孤永竒泣告於其縣尹餘姚邵公走書幣並狀來乞銘邵子姻也弗能辭為序而銘之
銘曰

良才舉世經涂闢三莅奉符藹嘉績龍章煥爛自天錫
民不忍違銜厥澤甲子又四返玄宅作詩孔昭質貞石
通奉大夫河南左布政使程公泰墓碑銘

家乘

成化庚子秋子居先少保襄毅公之喪聞人傳吾河南

左布政使用元以七月一日終於官為之驚怛曰噫噐
宇問學行檢才識在一時負公輔之望如用元何可多
得而遽至此豈造物者之乖乎是歲冬予以賜葬恩入
謝遇其櫬邵伯河下旅次不能為禮唁其孤而別暨予
南還則用元葬矣孤旦奉邑人前監察御史康君永韶
狀請銘其墓上之石嗚呼其尚忍銘吾用元也哉惟程
氏自東晉新安太守元譚以善政為民請留始家歙篁
墩至梁將軍忠壯公靈洗起兵拒侯景廟食於郡忠壯

十四世生唐檢校御史中丞雲又起兵拒黃巢凡再世
有全郡之功其居祁門善和里者祖中丞長子檢校戶
部尚書仲繁用元所自出也居休寧陪郭者祖中丞季
子歙州兵馬先鋒使南節予所自出也故予之族於用
元為近尚書十八世孫德堅國初以行樞密院都事守
景德鎮是為用元高祖曾祖汝楫祖景華俱不仕父顯
起鄉貢進士官至韓府左長史進朝列大夫母齊氏封
宜人用元天分最高喜問學初長史公以春秋名祁門

用元受經所得最深又旁通諸經史正統中長史公教諭河間任丘而予家先以尺籍隸河間襄毅公每往來叙宗好雅愛用元以為是必亢其宗者歲丁卯領南畿鄉薦登景泰甲戌進士第觀政戶部乙亥奉命犒師宣府總帥厚餽悉卻之都憲葉文莊公方督邊餉與語大悅天順改元授戶部江西司主事己卯犒師陝西時尚書年公待部屬嚴甚獨禮用元三載以績最聞賜敕命督餉淮安一年代還上書乞歸省分祿養親從之癸未

會試用薦充同考試官儀曹奉內幣踵門用元力辭免
禮部尚書姚文敏公歎曰超出流輩遠矣未幾進署福
建司員外郎督賦稅於天津諸處甲申實授成化改元
進署郎中丁亥實授三載復以績最聞賜誥命是歲用
兵遼東遣用元給軍實師賴以濟庚寅遣視山東災上
書言四事曰存漕運以防民飢整兵備以衛民生減養
馬以安民心增接遞以紓民力事多舉行比還擢廣西
右叅政安南以地界不定數近邊用元冒險徃定之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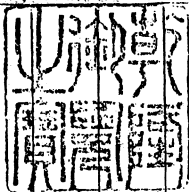
已理焚修墜政漸以成壬辰以齊宜人憂歸而長史公
卒喪葬一以禮拓先祠以謹時祀輯先德為世芳集以
傳服闋改河南右叅政奉璽書專理國儲定轉輸遠近
適均法以便民又以其暇時葺二程夫子闕里祠宇以
風其士人戊戌進右布政使明年進左布政使律已守
法以倡寮屬一方晏然欲自引章具未上而疾作矣所
部黷然聞者愕眙以為善人之不幸距生永樂辛丑正
月一日享年六十以壬寅春二月二十日葬里之宅裏

鳩用元為人恂恂謹恪口未嘗及人之過巧佞者或竊笑之然其中涇渭極明有確然不易者平居恬澹寡嗜好疑若不耐繁劇而所居官理不亟不徐喜功邀譽者反出其下蓋人陰被其惠澤甚多而世亦未盡知之為學不事詞藻雖時賦詩寫竹以適其適而緘其藁諱其名終不以自見也用元初娶祁西汪處士景淳女贈宜人再娶趙府長史同邑胡公永興女封宜人三娶故吏部侍郎淳安項公文曜女俱善持家以佐夫子子男四

人長昂醫學訓科汪出次旦攻舉子業次果儒學生皆
胡出次昌項出孫男三人長鍾次銓次鏗女四人俱幼
銘曰

惟我程氏世顯新安有譜振振有廟桓桓自歆之祁垂
休委社大集於公策名進士遶屬司徒幾二十年巡瘼
四方搞師三邊擢領藩宣或副或正桂管遺思洛省胥
慶祖我循吏以惠其民宗我師儒以迪其人名與業崇
宜位公輔庶需厥施以澤下土堪乘而蹈中棟而戕士

類孔傷予懷曷望宅塢之原山水明秀竚有遺芳式在
其後



新安文獻志卷八十六